



## 南方的树

杨立明

出去走走，总会长见识。

我总以为，深秋的厦门即非黄叶遍地，也断不会有春夏般的繁华。谁知，晴日里依旧湿热，各种花木绿意蒸腾、多姿多彩。什么凤凰木、火焰木、大王椰子树、美丽异木棉、大花紫薇、大叶榕，还有芒果、菩提、蓝花楹、中东海枣等，让人眼花缭乱。即便导游极力介绍着它们的特点，仍像面对一群外国人般模糊难辨，未及返程，脑海里也只记得寥寥数种了。

旅人蕉，因“叶柄能储水，可为远行的旅行者提供水源”而得名。其树干足有五六层楼高，每个叶片有两米长、近一米宽，茎叶呈扇形排列，远观如一把巨型折扇。行走在树高林密、湿气弥漫的孤岛上，心中不禁发憷，唯恐“铁扇公主”一时暴躁，抡起大扇把我们扇进海里！

凤凰木是厦门的市树，因“叶如飞凰之羽，花若丹凤之冠”而得名。可惜花期已过，并没看到她“花红如火”的惊世容颜，只记得果实像扁豆，叶片似蝴蝶，树干也并不挺拔，枝梢挂着的那几朵残花，更像老家被遗弃在枝头的枣儿。可见，再美的东西也有“有效期”。

忘了在“舒婷婆家”（褚家园），还是“钟南山外婆家”，矮矮的砖墙内伸出一丛丛长三棱状、类似“令箭荷花”的肥厚叶茎。一问才知，那竟是平时所吃火龙果的果树！真是“知其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”。

导游说，那随处可见或红或紫或黄或粉似满天繁星的花儿，便是厦门的市花——三角梅，因每朵花都有三个花瓣，且每个花瓣均呈三角状而得名。可我走近了看，在每片貌似叶子的“花瓣”内，竟还有一朵又小又圆或黄或白的柱状花朵。只是，在四围绚烂“叶片”的遮掩下，它们一个个显得平淡低调，像服侍大家小姐的丫鬟。疑惑间上网搜索，有人说它才是三角梅真正的花朵。究竟谁是真正的花朵，谁又是花瓣或花萼？不得而知。便如导游所说，谁长得艳丽便是谁吧。

除了疑似“喧宾夺主”的三角梅，还有什么“两面树”（叶面绿，叶背红），“好男人花”（无花蕊）以及寄人篱下、不劳而获的“树根蕨”等。但最让我折服的，是那千姿百态、浓荫蔽日的一棵棵大榕树。

厦门有好多成百上千年的古榕树，树形巨大，树荫也动辄数百上千平方米。那些需四五人才能环抱的主干，无论矗立园中还是倒伏在地，无论直立山间，或被挖成中空的门洞，一个个泰然自若。让人惊叹的是，每棵树都有众多的枝干和根茎，盘根错节扭缠在一起，根本分不清先后主次。更让人惊叹的是，在每一根枝干下，都悬挂着无数“气生根”，形似瀑布，状若胡须。它们或附于墙壁，或钻进石缝，或悬于空中，似乎只要给它点空间，给它点湿润，给它点支撑，便会随时长成一个新的枝干。

望着这些古榕，我不禁想起“陈嘉庚纪念馆”里千百万“下南洋”华工的血泪诉说，想起大革命时期无数前仆后继的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，也想起数十年前就遍及全国各地的南方生意人、打工仔。他们如榕树般，看似无根，又处处是根；看似无家，却四海为家。

嗯，有时真觉得“南方人”犹如南方的树，活得多姿多姿又顽强拼搏，直让我这个恋家的山西人汗颜。不过，让人欣慰的是，如今的太原街头，行道树不再是那几种闭眼都能想到的槐树、杨树、桐树、柳树，也增添了看着“洋气”的银杏、悬铃木、栾树、苦楝等；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，常有亲朋远赴他乡外出谋生，不再像既往迷恋那方寸故土，也不再拘泥于生存的形式，像南方的树。

## 我从山中来

韩浩月

一进山，心就安静了下来。山道弯弯，车缓慢爬坡，我故意如此，是想延长并深度体会这安静。从家到山，上百里路被一条高速公路压缩成50分钟车程。只需要这么点时间，就可以切换心境，值得。

进入山中，松涛在目光所及之处，如海浪般慵懒地波动着。松涛之所以叫松涛，就因为这浪，这波动。仔细观察了一会儿，我觉得不把松涛形容成绿色的绸缎是对的，绸缎太轻盈、柔美了。松涛的表面是平整的，但它的内部参差不齐，树木上的枝叶在碰撞着。它们在跳舞。树木一起跳舞的时候就形成了松涛，它们很有集体意识，倒也不是刻意演给人看，它们哪里知道远处有人眺望？它们不过是在风的鼓舞下，不约而同地跳舞。它们跳得沉稳，间或伴着叹息，那叹息里藏着古老的喜悦。

峡谷中的岩石，巨大、裸露、圆润，滚落在峡谷里，像是被谁扔过来的，从此就落地扎根。岩石也是可以扎根的。它们并没有睡，它们也像树一样。只是岩石不长叶子，它们只长心思和智慧，看见岩石就像看见僧人的后脑勺。岩石也一样承接露水，仰望星空，身上渐渐长起了青苔，有了青苔的岩石就不叫岩石了，它是一个生命体。在山中，时常可以感受到疏离与紧密，疏离的是那些沉闷的石头，哪怕相距不过一两米，它们也几十万年不说一句话；紧密的是那些植物们，它们每天勾肩搭背，窃窃私语，不管有没有风来，都有说不完的话。

山路上有松针、虫子、碎砾。松针的脚感是软的，虫子不怕人，砾石踩上去发出悦耳的声音，一千年前的山路上就有这些，一千年后的山路上仍然有这些。道路与时间在山中是可以捆绑在一起的，走在

山路上，就是走在时间的轨或轴上。山路让人忘记了时间的存在。到处都给人一种错觉，被摄入眼睛的一切，都不是物体本身，而成为时间的化身。谁说时间无形且抓不住？在山里就可以。你捡起一粒石子扔向峡谷，就像把秒针扔向了时间海，一万根松针就是一万根秒针，想想你在扔石子的时候，就站在秒针铺就的地毯上，多奇妙。

走向山的尽头。山是有尽头的，人翻不过去的山，就是人能力的尽头。人无奈的时候，会觉得尽头到了。不过这样的时刻发生在山里的时候，人感受到的不是苦恼，而是喜悦和幸福，因为人看到了久违的荒蛮。所谓山的荒蛮，其实就是人迹罕至的缘故，你会无比确切地觉得，自己所处之地，几万年前就是这样，一切都是野生的，没有丝毫人工的痕迹。人在这野生的环境中，会觉得惭愧，想走，再抱拳说一句“打搅了”。但每每这样的时刻，山风会忽然吹来，这是一种挽留——山在把它的荒蛮演给你看。《西游记》里常说“天上一日，人间一年”，在山里也是，“山中才一日，人间已一年”。带着这样的印象，回到城市里，回到滚滚加速的时间大河里，“一年”没有使人变老，反而觉得年轻了些，于是，感谢山，怀念山，隔段时间又想去山里。

其实想去的不仅是山里，是想躲在被山环绕的时间峡谷中，把人的功能里属于器械化的一面尽可能去掉，每次都奏效。如果记得的话，从山里回来时，带一根松针回来，放在办公桌上、咖啡杯边，偶尔看一眼，相信会有很多让你浮想联翩的画面在脑海里产生，那时你内心会轻叹一声：哦，原来我刚从山中来。

## 浅秋

可卿

服，仿佛连呼吸都顺畅了几分。

野菊花最解秋意。它们开得毫无章法，东一簇西一簇地冒出来，黄的明艳，白的纯洁。这些野花不似园花的矜持，倒像是顽童的涂鸦，带着几分天真烂漫。风过时，它们就散乱地摇晃起来，那憨态可爱极了。

山里的野果也开始红起来了。那些小红果子藏在枝叶间，像是谁遗落的玛瑙，每一颗都饱满圆润。阳光下来，果子就在叶隙间闪闪发光，露出几点羞赧的红。我真想摘一颗尝尝酸甜，又怕惊扰了这静谧的秋意。

湖边是最好的去处。湖水泛着细碎的波纹，像是老唱片上的纹路。浪花拍岸的声音单调悦耳，“哗——哗——”涌上来又退下去。千年前的曹孟德想必也听过这样的声音，只是他胸中装着天下，听到的自然是“洪波涌起”。而今我坐在这里，听到的不过是湖水与岸边的呢喃私语。原来景物亘古不变，变的只是看景人的心绪。

初秋的物候，总是这般静悄悄地更迭。老辈人常说“节令不饶人”，我看，节令亦不饶物。它叫菊花开了，叫果子红了，叫湖水泛起秋波，叫整个天地都换了颜色——而我们，不过是这更迭中的一粒微尘罢了，踩着微凉的风，揣着满心的暖，慢慢走进这清清浅浅的秋光里。



节气的确是个守信的老友。立秋刚过，风便换了性子，有点薄薄的凉。这凉，浅浅地掠过柳梢，浸透在略带湿意的石板路上，把整个天地都变得清冽了许多。

天空忽然就高远起来，呈现出大海般的蔚蓝。云也变得轻轻松松，一朵一朵散落在天上，慢悠悠地飘着，衬得这秋日的天空愈发辽阔。这样的天空看着叫人舒